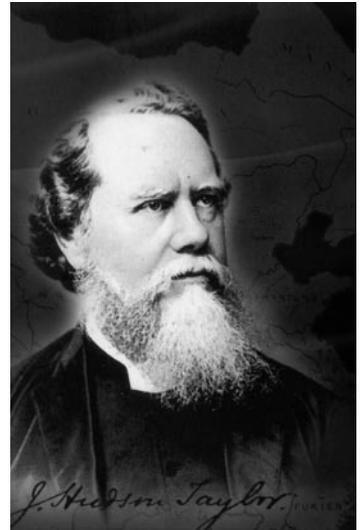


從中國內地會到海外基督使團

陳惠雪

假如我有千鎊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祂所作的會嫌太多嗎？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年青時的戴德生

若你認識戴德生的生平，必然會對他肅然起敬；他整個家族以及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對中國的委身，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認同，對中國教會的貢獻，都令中國信徒肅然起敬。「內地會的傳教士身

穿華服，習用當地語言，在經濟上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內地會的傳教模式或許與其他在華差會不同，卻避免干擾各傳教團體的原有工作，甚至積極給予合作。此外，內地會在民教衝突中不訴諸本國政府以求賠償，並努力建立本色化的中國教會。」（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建道神學院1998年出版，頁8-9。）內地會宣教士在中國開拓福音工作的時期，正值列強侵略的高峰，中國人對外人充滿了敵意；宣教士稍後也經歷推翻清朝、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的艱苦歲月，受到很多折磨，但卻無怨無悔，且處處以中國人為先。1867年發生揚州教案，內地會不求助英國領事，只往本地官府申冤；1900年發生義和團事件，西方差會宣教士的死亡人數以內地會居首（189位有名字記錄的宣教士中，79位屬內地會，數字參《惟獨基督》頁109，也見黃錫培著，美國中信與海外基督使團聯合出版的《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殉道之宣教士名錄》），但內地會並不索

償，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也不接受；1951年撤離中國的決定，也是為要顧全中國信徒的生命；一切都是為中國，為要彰顯基督的愛。

戴德生的貢獻不限於中國，著名宣教學者溫德博士（Dr. Ralph Winter）稱他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他創立中國內地會，帶動內陸地區的福音工作，也鼓勵了信心差會的成立。「戴德生不單建立了英國的開荒差會，更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歐洲大陸挑戰信徒成立新的差會。透過直接或間接，我們看到40間以上的新機構形成，建立信心差會，或他們所稱的開拓差會，如中國內地會、蘇丹內地會、非洲內地會。」（見近代的使命 四個人物、三個時代、兩個轉折（“Four Men, Three Eras, Two Transitions: Modern Mission”），中譯見《普世宣教面面觀》，大使命中心2006年出版，頁240。）不但如此，戴德生也鼓勵婦女宣教和帶職宣教，內地會宣教士從事醫療服侍的很多，興辦教育，出版中文書籍，對改善中國人的文盲程度也功不可沒。

戴德生的蒙恩與奉獻

戴德生幼承庭訓，自曾祖父輩開始，一家都是循道會的忠心信徒。父母敬虔愛主，父親愛讀有關中國的書籍，並常常帶領戴德生和弟妹為中國禱告，中國的需要遂撒種在戴德生的心田。然而，青少年時期的戴德生也有不信與反叛，幸得

母親與妹妹為他迫切禱告。

在17歲那年（1849），戴德生蒙聖靈光照，明白救恩，與神立約，將一切奉獻給神，並蒙召到中國，這成為了他一生的轉捩點。為更多認識中國，他借閱宣教士麥都思（Rev. W. H. Medhurst）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為預備到中國去，他操練身體，過簡樸的生活；得知中國醫療的需要，他決定學醫；為實踐所領受的異象，他加入1852年組成的「中國傳道會」，翌年接受差派到中國，是差會的第一個宣教士。

中國內地會的成立與特色

1854年3月，戴德生乘船抵達上海。當時正值太平天國與清朝對抗，排外情緒熾熱。戴德生飽受戰火威脅，差會供應不繼，生活拮据；然而，所住的屋子沒有被火燒，也沒有被彈炮射中，他感到神真實的同在。1854年底，他剃髮，染黑髮，穿上華服，留了小辮子，開始在江浙兩省巡迴佈道，途中遇上不少西教士，並成為莫逆之交。

1857年5月，與祝恩賜（John Jones）一同辭去中國傳道會的供應，在寧波設立會堂，獨立佈道，學習過信心生活。會堂所懸掛一幅對聯「耶和華以拉」和「以便以設耳」（意思是「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和「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成為中國內地會的標誌。在寧波，他遇見協助著名教育家艾迪綏（M. A. Aldersey）與辦女校的瑪莉亞（Maria），二人於58年結為夫婦。瑪莉亞於1870年因霍亂病辭世，葬於鎮江。一年半以後，戴德生與宣教士福珍妮小姐再婚，可惜福珍妮也早戴德生一年，於1904年因癌症去世，葬於瑞士。



戴德生與瑪莉亞及子女合攝，約1864年

1860年，戴德生在中國奔跑

了7年，體力耗盡，醫生囑咐必須休息以復原，遂與妻子和未滿週歲的兒子回到英國休養，不過，他也帶著中國信徒王來君同去，以繼續寧波語聖經的翻譯。在休養期間，他經常想到中國的需要，發現宣教士多集中在沿海五口，卻無人在內地傳道，更想到中國每月有一百萬人未認識神便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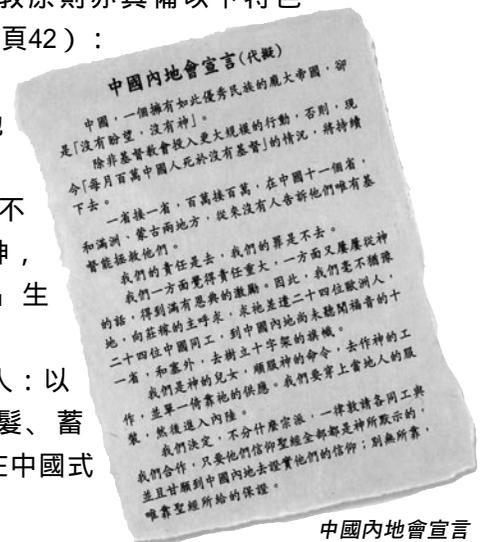
憂心如焚。1865年，戴德生應邀到布萊頓沙灘度假時，身體已逐漸復原，每天禱告，思想前路。在此時，他得到一個信念，覺得要為中國人的福音工作成立一個特別的機構，求神差遣24位工人到中國內地去，「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因此而成立。為了傳遞異象，他出版了《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和《不定期報》，又為「中國內地會」禁食祈禱，迴響甚大。1865至66年間，被稱為「蘭茂密爾團體」（Lammermuir Party）先驅的8位宣教士來到中國，稍後，戴德生與瑪莉亞也帶著4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乘「蘭茂密爾號」回到中國。

中國內地會與其它的差會不同，顧名思義，乃以中國內地未得之民為對象，並建立中國本色的教會。這可從他們所發表的宣言可見（參下圖），而其宣教原則亦具備以下特色（《惟獨基督》，頁42）：

1. 以從未聽聞福音的中國內地為事工第一優先；
2. 不勸募、不舉債，單單仰望神，過「團體信心」生活；
3. 認同中國人：以中國人樣式（剃髮、蓄辮、穿華服），在中國式房子內崇拜；



戴德生與福珍妮，約1872年



中國內地會宣言

4. 本色化原則：訓練中國同工，自立、自養、自傳；

5. 選任宣教士，非以學歷或受按牧職為條件，乃以屬靈素質為主，啟用單身婦女與帶職基督徒；

6. 不分宗派、不分國籍的組織結構；

7. 總部設於中國本土，領導與同工並肩服侍，同工服從領導。

中國內地會在中國的事工

「本色化」與「內地化」是內地會的兩大原則，目標是在每一重要的城市都有中國同工。戴德生曾以建屋來作比喻，房子建好了，鷹架愈早拆掉愈好，拆掉後可以移到別處再建房子。（全上書，頁56）內地會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總部是在杭州，同時也建立了教會。1867年，杭州教會分別舉行第一次洗禮和按立王來君為牧師。當教會穩定後，戴德生便與同工向內地進發，將教會交予王來君與宣教士麥卡梯（John McCarthys）夫婦，這是實行本色化的第一步。1877年在蘇州按立任裡園牧師時，戴德生勸勉他不要倚靠外援，要自立、自養、自傳。（全上書，頁57）

分散到內陸各地，進入未得之民中間，是內地會的目標。宣教士如水銀瀉地般散開，不止在沿海的浙江、江蘇，及毗鄰的安徽、江西，也進入了河南、湖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雲南，進入了少數民族的地區，開始了苗族、彝族的工作。（全上書，頁65）富能仁（James O. Fraser）被稱為「僕僕使徒」、楊思慧（Allyn Cooke）夫婦至今仍受僕僕族敬重、胡進潔（George W. Hunter）被稱為「新疆使徒」等，他們為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翻譯聖經，更有染病而死於當地。開荒的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在西部和西南部少數民族地區，殉道的事亦常有發生，如1899年明鑑光（William S. Fleming）與苗族助手潘守山在貴州遇害；加上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宣教工作雖受到很大的挫折，但宣教士不屈不撓，伺機再進。

而事工方面也逐漸多樣化，傳福音和興辦教育（包括女校和女子聖經學校）、出版中文書籍

和單張之外，也從事醫療等社會服務。至1909年止，在河南、甘肅、山西、湖南、四川、貴州等地，共成立了10所醫院、68個藥房、50個戒鴉片場所。（全上書，頁31）最令人注目的是在山西的席勝魔戒鴉片成功後，為福音奔波，設立「天招局」助人戒煙，並教以真理（其後擴展為基督教道學院）。席勝魔由李修善（David Hill，由英國循道會差派來華）帶領信主，受內地會同工栽培，其後被按立。他與何斯德（D. E. Hoste，劍橋七傑之一，繼戴德生為內地會第二任總主任）同工多年，是至交。

內地會因工作的拓展，除杭州一地外，也先後在揚州、鎮江、武昌、煙台等地設立中心，方便支援及管理。1886年，更應事工發展的需要，又蒙一位中國信徒奉獻全部費用，於是在上海吳淞路興建總部，共有3幢大樓；同年，又在安慶成立「中國諮詢委員會」。至1929年，因宣教士人數增至1,200位，大樓不敷應用，遂在新開路另蓋新樓，於1931年竣工，舉行奉獻禮。

內地會的宣教士來自世界各國。1885年，中國對外國充滿敵意，劍橋七傑啟程來到，這事轟動英美；加上屢次徵召，需要70位宣教士（1882年）、100位新的宣教士（1887年）、1,000位宣教士（1889年）等的呼籲，宣教士從英美、歐洲、澳洲等地來到中國，同時也有歐洲差會如英格蘭聖經差會、瑞華會等加入成為伙伴差會，內地會遂成為國際性的差會。除有英國本部及中國總部外，內地會又在蘇格蘭、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成立諮詢委員會，鼓勵並徵召各地信徒獻身中國。

1905年，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士達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信徒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218個、宣教站、佈道所與會堂合共424個，學校150所。（全上書，頁117）但也在這一年，戴德生懷著對中國人的關愛，在湖南長沙安息天父的懷裡，葬於鎮江，在他首任妻子瑪莉亞和4個早年夭折的兒女墓旁。「1854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51年後他帶著中國人的愛回到天家。然而，這愛的故事並未完結，乃是透過許許多多的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



1905年4月戴德生與中國諮詢委員會於上海合影。後排左起：師學文、懷其信、何斯德、戴存義、索行仁。前排左起：郭豁達、巴子成、范約翰、戴德生、宓道生、來自加拿大的J.S. Helmer及魚愛光。

的兒孫 戴存仁、戴永冕、戴紹曾、戴繼宗，直到如今140年來，從未中斷，並且還將持續下去。」（全上書，頁121）」戴家班和戴德生妹夫海家班的成員，以及很多內地會宣教士的下一代，都踏著父母的腳蹤來到中國，獻出自己的一生。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是中國政治動盪的時期，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很多差會都減少了人數，但內地會仍繼續徵召，繼續戴德生所推動的「前進運動」，有200位新宣教士加入，人數在1934年達到高峰，有1,368位。其中有畢業自劍橋大學的賴恩融（Leslie Lyall），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從事大學生福音工作，成立了大專學生福音團契，其影響直到如今。同時，內地會對本地信徒的培育工作仍繼續不斷，至1922年有21所聖經學校，包括上述提及在山西洪洞的基督教道學院和南昌聖經學校、重慶神學院等。所出版的中文書籍亦不少，其中以鮑康寧（F. W. Baller）所著的為最多，包括18本中文書籍和福音單張，以及學習中文的工具書和英漢字典。

在這個時期，中



上海新聞路的中國內地會總部兩棟建築



國教會也興起了新一代的領袖，如賈玉銘、丁立美、王載、王明道、趙世光、計志文、馬可等，是一向強調本色化原則的內地會所深感欣慰的，內地會宣教士也曾與其中多位同工。

從中國內地會到海外基督使團

1949年後中國政治信念的改變，基督教（也包括天主教）被視為侵略者，被迫撤離。當時擔任內地會中國主任的是董輔仁（John R. Sinton），1950年12月他黯然簡單地向同工宣佈要撤離時說：「（宣教士）對於中國教會來說，再已無法構成一種幫助，反而是令其為難的一種妨礙。」（董艷雲著、張玫珊譯《內地會出中記》海外基督使團，2003）但神究竟有何美意？不單是董輔仁，也是每一位宣教士都存有的疑問，但他們帶著順服的心離開，正如一直留守上海至1952年7月，最後撤離上海中國總部的同工李亞農（Arnold Lea）所說：「我們一個又一個同工經過羅湖橋（按：是當時中國通往香港的唯一通道）時，都心懷感恩地大舒一口氣；然而想到留在身後的中國弟兄姊妹將要面臨的嚴峻歷煉，內心又格外沉重。」（見上書 後序，頁213）1953年7月，內地會宣教士全面平安地撤出了中國，神垂聽了他們的祈禱「連一蹄、連一夫也不留下。」（全上書，頁210）

1951年，內地會開始撤出中國的時候，總主任及各地區主任有兩次重要的會議，在澳洲的一次認定了仍要服侍中國教會，也認定東亞地區有福音未達到的「內地」；在英國的一次，再認定了文字事工的重要，並且決定將總部遷往新加坡。這是全球人口最稠密，但最少人信主的亞洲國家的中央，在這裡可以繼續服侍東亞各國，並為中國守望，而差會名稱也改為「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至1965年，迎接內地會成立一百週年，正式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OMF，惟在台灣仍稱「中華基督教內地會」），並且陸續在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日本、菲律賓等地成立地區委員會，現時在全球共有14個地區委員會。

今日，使團的事奉重點仍放在東亞洲，定意



2005年戴德生的曾孫，使團第七任總主任戴紹曾和兒子繼宗及孫兒承約攝於新建立的戴德生墓碑前

要將福音傳遍東亞每一族群，他們所領受的使命是「心懷東亞邊陲之地，策動合乎聖經的本土化教會運動」。這裡有人口約20億，但基督徒少於5%，多數信奉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或者民間信仰、精靈敬拜及無神論等。這裡有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印尼，有最大的印度教、佛教和藏傳佛教群體，也有難以進入的硬土日本、聚居於湄公河

流域的眾多少數民族群體，福音工作所面對的挑戰大而難。要使全球的人得聞福音，亞洲是一個策略性的關鍵地區。使團在東亞18個地區、近百個群體之中，從事開荒佈道、植堂、培訓、動員，同時也動員普世教會關心東亞地區，在各地建立伙伴網絡，竭力把基督豐盛的生命帶給未得福音的人。

無論是當日的中國內地會，或者是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團，他們堅持的仍是當年戴德生創立內地會的原則和精神，正如蔡錦圖說：「當中國在十九及二十世紀之間面臨種種重大變局時，內地會始終堅持蘊育自戴德生早年在華之傳教經驗所形成的傳教原則。」（《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頁8-9）他們仍是不勸募、不舉債，積極推動本土化運動。所以，自60年代起，使團同工積極鼓勵亞裔信徒興起，參與跨文化的服侍，80年代更在新加坡成立專為訓練亞洲宣教士的課程。現時，使團的同工約有1,200位，來自28個國家，除歐美、非洲、南美各地的同工外，也有亞裔的同工，而且人數正不斷增長。自1965年首位亞裔同工華人彭子材夫婦正式加入後，至2009年初，亞裔同工人數已佔全團40%。2006年2月，神更恩領使團踏進新紀元，來自香港的馮浩鑾醫生就任為第十任國際總主任，是使團首位華人總主任；這正是戴德生來中國時的遠象。



現任使團總主任馮浩鑾醫生一家

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佔三分之二世界的亞洲、非洲、南美洲的內陸地區，仍有很多未得福音之民。而華人遍佈世界各地，無論在思想和識見上都較前開闊，對基督教的認識不再像二十世紀早期一樣，在國內和國外都可以看見華人的基督教會。筆者深盼有更多的華人信徒興起，懷著戴德生和內地會宣教士的精神，承接福音的棒，無怨無悔，勇往直前，將救恩帶給各地未得之民，特別是內陸地區的民族。

本文參考資料：

張陳一萍等著《惟獨基督》（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5。）

董艷雲著，張攻珊譯《內地會出中國記》（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3。）

蔡錦圖著《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

台灣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網頁 www.omf.org.tw

海外基督使團香港網頁 www.omf.org.hk

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網頁 www.omf.org

讀者欲更多認識中國內地會與海外基督使團的歷史，可登上述海外基督使團網頁，及參閱其「出版目錄」一欄。

鳴謝

本文圖片蒙海外基督使團允准轉載自《惟獨基督——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一書，謹此致謝！

本文經海外基督使團國際總主任馮浩鑾牧師潤飾，一併致謝！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編輯主任）